



紫柏大師集序



莊生曰卜梁倚有聖人
無其道吾有聖人之道
無其才夫聖人矣又何
才與道之別曰苟非其
人道不虛行才者人也
予嘗披歷代祖圖

於少室其人無不魁傑有奇
表心竊異之既而遇紫柏大
師見其旋尺之面合圍之腰
坐若熊蹲行如象步士大
夫得晉接者不言而意已消
學徒瞻依者未施棒喝而

魂慮已惛與向所見圖中諸
宿若或睹之蓋真其人哉
神廟戊子己丑間大師駐錫
吾地與先正陸莊簡公先師
馮具區先生深談不二因築
精舍於楞嚴廢址時灌

莽極目而大師說法如雲如雨
東南淨信聞風趨向施物填
委無何杞梓丹青幾暉煥
不啻還舊觀而已大師偕高
足開公創列規條期爲百
世之守江以南海以北諸刹不

啻累百而稱清規楚之遵
蹈不踰尺寸者允首楞嚴也
大師涉濤江禮育王躋雪棧
瞻峨眉躡躡水壑朝五頂足跡
徧天下而後之京輦以弘法故
亦滅園扉所被顯晦大小純

敏諸機益廣而語言亦益散
落其所說法觸着信口所錄以
示人拈着信手絕組紐蹊綫
之迹而波瀾橫溢起沒自在
吞天沃日之勢日澎湃於方
幅之楮也近代未見其儔求

之於古妙喜幻住庶或近之
金沙于潤甫大夫赤心白行混
俗而扶大教宛古淨名龐蘊
之流其於大師參領最深契
誼最篤遇所攄撫輒錄藏
之近乎歸寧聞有手筆落

人家者名遠千里必力致之
二十年餘哀然成大帙矣近
則謹書精刻以寵同學既
而又幡然曰大師生平所棲
託注念無如楞嚴所發弘願
無如方冊法藏為第一事剖

剞之役近在獲徑去楞嚴不
五六舍是錄宜歸楞嚴俾模
印以行稍取其直以資刻藏
於大師寂光土中必所欣也
且知法維人楞嚴王者白法
師為大師克家之子興廢舉

墜靡不殫力是錄宜并入荷
法擔中乃以

今上崇禎辛未嘉平月昇板
於堂白法師受之馳告於予
予曰大夫之意良矣嘗試與
子屑一檀詣大師影堂相

對繙閱告語之意必有浮於
紙墨之上者言誠可味人誠
可追也是以吾貴其合且也大
師之言行則於法得其綱
骨大師之願滿令佛菩薩
之言盡行則於法徹其源底

不可謂非佛日嶮崕時努力
魯陽之戈也師與吾輩其
必勉之無負大夫無負大夫

就李竹嬾居士李日華

沐手撰書



紫栢老人集序

匡山逸叟憨山釋德清著

太虛寥廓長風鼓而萬竅怒蹄

殊音衆響皆一氣未之所宣又奚

可以大小精麤謂靈根之有間哉

惟吾

佛以不思議智流出一切音聲陀
羅尼故世諦語言皆悉顯示第一
義諦若夫塵說剎說熾然說即水
流風動皆演圓音况宇泰定而
照群情觸境而叢無思而應若空
鄉者乎是以從上清祖澄無師自然

智者即揚眉瞬目怒罵譏訶莫不
直示西來大意又豈可以識情語
言而擬議其形容哉故達磨西來
不立文字而曹溪則有壇經及二
派五宗雖直指向上然皆曲為今
時或上堂入室示衆舉揚機如雷電

凡垂一法必輯為錄大槩聊爾門
頭若大慧中峯至我

明林之石皆其類也蓋借法傳心因
言見道言其所絕言耳今去慧之石
二萬餘年有達觀禪師出當禪宗
已墜之時蹶起而力振之得無師智

秉金剛心其荷負法門之志如孝
陵之血戰縱張空拳猶揮駐口維
未犁庭掃穴而一念孤忠與鬪雪
吞糞者未可以死生優劣議也真
末法一大雄猛丈夫哉然師賦性不
與世情和合至老見容未效一額手

維未踞華座豎鉅拂然足跡所至
半天下無論宰官居士望影歸心
見形折節者不可億計以自性宗
通故隨機之談如千鈞弩發應弦
而倒無非指示西來的意稱性衝
口曾無刻意為文也一唾便佳弟

子輩筆而藏之者什一師初德來於
金沙曲阿之間與于王賀氏諸君子
大有夙緣所聞最多如菴居士于公
執侍甚謹得良言如寶隻字不遺凡
隨師杖屨者必搜而得之師每至
廬必至於江州孝廉邢君來急長松

雖多有所說師化後併屬弟子仲橐
潤甫結集成帙予久沈瘴海適為師
了末後因緣之雙徑先過金沙之
東禪二公以予與師為法門深契
故出其稿稽首請校而梓之予三
讀其言喟然而嘆曰嗟乎末法降心

力拔生死之根如一人與萬人敵者
予獨見師其人也覩其些微強剛毅
勇猛之氣法之獨露於毫端如巨
靈揮斤真所謂與煩惱魔欲魔死
魔共戰竟能超越死生如脫敵
履可謂戰勝有功者也故其所吐

嘗可以文字語言聲色相求之
者耶佛說欲為生死根師凡所
舉必三致意痛處劊錐直欲勦
絕命根即此可當金鑿矣又何庸
夫門庭施設哉昔覺範禪師妙
悟超絕法工典則其所著述自目

之曰文字禪故予題之曰紫栢老人
集豈非墮於俗數也觀者當具金
剛正眼視之于言外則思過半矣

時

天啓元年歲在辛酉春王上元日
書於五山五乳峯下木石菴中



紫栢老人集目錄

紫栢老人集目錄

卷之首

像贊

塔銘

附園中語錄

卷之一

法語

卷之二

法語

卷之三

法語

卷之四

法語

卷之五

法語

卷之六

釋心經

釋金剛經

釋楞嚴經

釋毘舍浮佛偈

釋八大人覺經

釋十二因緣

八識規矩

卷之七

緣起

疏

序

記

文

卷之八

題

跋

拈古

卷之九

贊

頌古

卷之十

偈

卷之十一

雜說

字說

雜記

解易

銘

傳

卷之十二

卷書十四

卷之十三

詩

卷之十四

詩

卷之十五

歌

紫栢老人集目錄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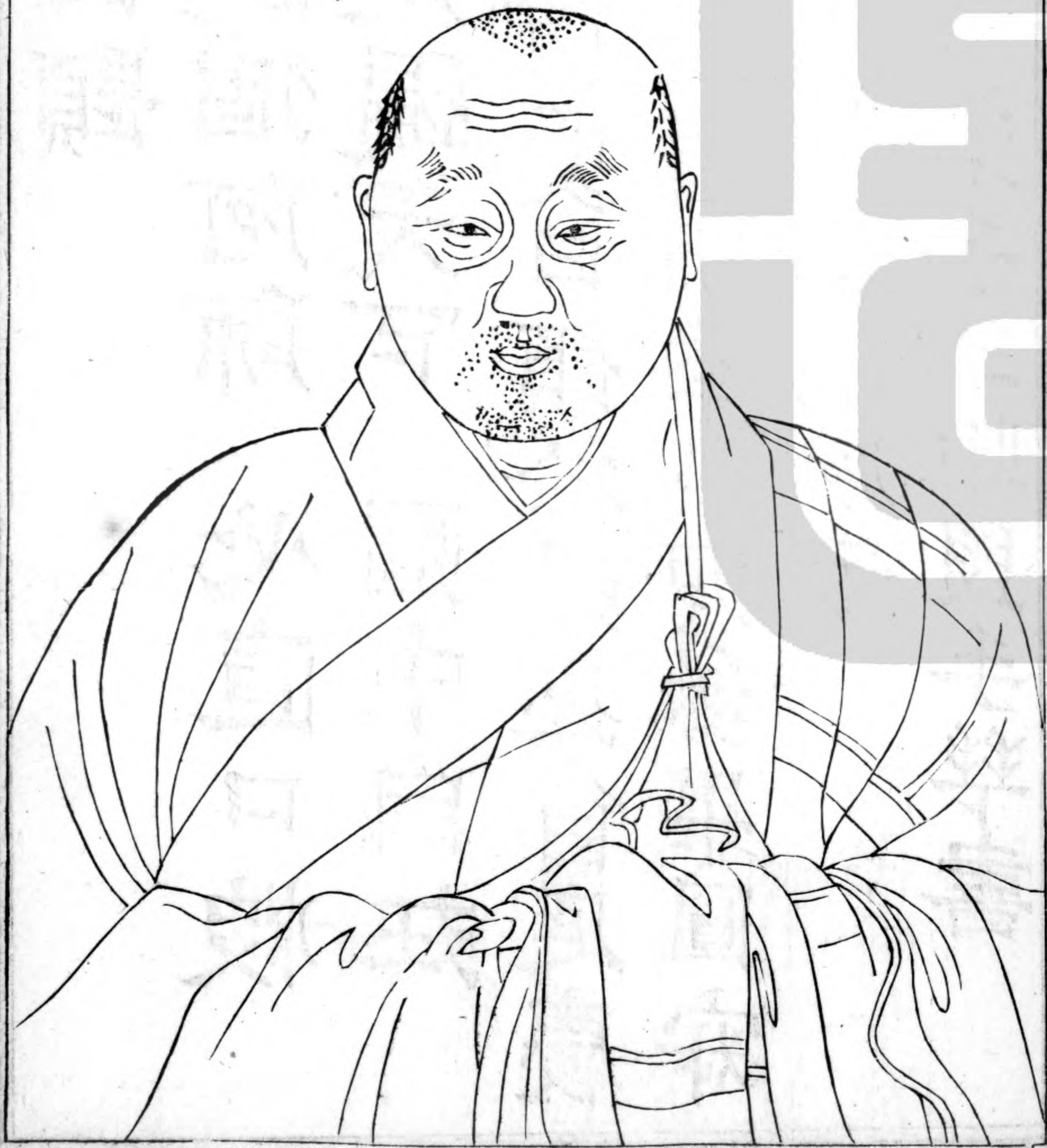
大師應機說法隨緣拈舉不假安排
俱從第一念中流出惟期與人共明
此事原無意於文字語言凡所開示
人者即令其人代書：畢隨手携去
大師未嘗再一寫目故其中意旨或
多重複即累字疊句亦復不少惜當
時未有專掌書記者微言妙義散於

四方多矣茲集僅得之吳江周子介
九江邢來慈同邑王仲發三人所錄
大同小異不肖與二三友人虛心叅
訂疑者姑闕方敢授梓其他散佚不
能一一訪致凡我同學思報法乳之
恩晉慈航之濟有箴片言半偈不憚
遠頒並收集中以續傳燈實法門之

一快云

天啟丁卯秋弟子三炬盥手謹識

影 飛 尚 驚 柏 鄴



大師自題

這個阿師 心直口峻

走遍天下 園中自在

萬曆壬寅夏口題於兢山會延慶

寺之慈標明季癸卯參果圓寂

園中肯知其明驗否

弟子三炬盥手畢書

紫栢大師像贊

法界網裂其維不張適生大師力振其綱踞獅子窟
斫栴檀樹奮迅未伸爪牙已露擊塗毒鼓醜甘露漿
飲之者醉耳之者狂寂滅性空轟霹靂舌奔雷捲電
觸者褫魄以大地心豎金剛骨眼裏有筋胸中無物
臨濟不死黃蘗猶生誰知大師不受其名大方濶步
不存軌則翻身擲過須彌峰一拳槌碎無生國

憨山德清贊

山陰錢伯子持 達觀大師小影索予爲贊時予

正病劇抽思未能信口作禪語貽之

紫柏老人集
二
呵呵呵這就是達觀昔日鬚鬢猶存今日眉毛不換
相對依然慈容悲願人傳此老示寂園中却在這上
頭舒來卷去一從方便欲識師真於此窺他顏面雖
然也祇得一半若欲全彰連這焚却方得相見何以
故大明國內著不得這漢

予晤師在癸巳歲金陵賀氏園中爲駕部郎時乃
予請見固有年矣憶先於比部瞿洞觀太常傳太
恒二君共介其徒以往到而復却凡幾度策馬空
歸二君遂不復言求見而予意未已至是晤焉師
鬚鬢不剪頂著樵巾體幹豐偉坐立如山晦翁所

謂其人皆魁岸雄傑者是已相見慈容滿面懽然
如故室中有數輩儒衣冠者握筆沈思肅如試舉
予坐定侍者設席予前具筆伸紙予問故曰請與
諸子同作楞嚴經中某四句講義或偈亦可予唯
然受之不爲異隨與大師論他義一二轉未竟師
輒呼侍者曰周老先生面前紙筆徹過又論一二
轉師曰硬掙也硬掙頃之侍者持客刺來報乃鴻
臚覺齋徐公一徒起曰老師今日體倦徐公見可
俟他時某請回之便欲趨出師曰不可到卽請見
徐公向日與予求見師知不可得每偵予所至則

尾之故今刺得入以予有人在門刺得至師前以予有人在室其徒請命以予在座不然恐師皆無由知矣是日與徐公共午齋而散明日天始辨色街鮮人行乃余衙有叩門者詢之爲師二徒余出迓言大師且來謁少選手持拄杖濶步長趨數徒擁掖而至盤桓至暮始別時從行有周叔宗賀知忍餘名氏已忘從行者曰大師從未謁人以是施君異數也余竊嘆是時胸中尚未盡穩商量不得徹底嗣後欲載證無緣可恨人言師奇惟余具觀如此奇耶易耶凡初見作難意皆諸徒所爲予以目擊徐公一節可推雖然節師何病世界不寬時人眼孔不大竟莫容此老或以其入都門爲病而悲願深遠殆不可測余爲錢子題贊詞更爲叙相見始末且更噓唏及此云

丙午臘八日剡城周汝登伏塊敬書

開脫空口東語西話以慈悲法盲拳瞎罵冷面執腸蓮花一社冷債熱還竹篋廿下鳥去遺音香飛落地真箇達師僧繇難畫

余久向紫栢師辛丑入都而師住西山忻然欲以辦香見之會同學數友皆短師心疑而上後讀其

遺言審其生平真證密行深慈高節一時叢林踞
師席者誠罕其比然猶惜師不早去終以及禍非
明明詰之道及見吳咸熙氏所寄示遺像味其自
贊語類識者豈師固夙知若二祖師子尊者耶常
不輕菩薩見人禮拜稱汝等皆當作佛人乃相趨
打擲呵詈之袁景倩言一國中有狂泉人飲皆狂
獨國王汲井以免而通國狂者覆以王爲狂也相
與捽縛燒灼不勝苦趨飲其泉狂作國人喜謂王
病已也始捨之紫栢視衆人爲佛不得不度衆人
視紫栢爲狂不得不死於乎何足恨哉

丁未正月上澣日會稽陶望齡敬題

飛揚鬚眉頭顱禿豎眼控拳坦胸腹顛翻神妙智具
足天龍人鬼俱降伏聲搖山嶽納空谷拔劍虎丘埋
天目八面威風畫一軸六六原來三十六

寓生黃汝亨贊

高挂兩眸頽然雙頰河漢爲口風雷爲舌汲汲波波
濟度人大扣小扣俱不竭忒慈悲忒豪杰賢愚終古
無休歇那辨侯王與宰官少不省時加棒喝恁般熱
腸難打疊這打疊不可說休問紙上人試看徑山碣

長水弟子李培敬題

存日門庭峻厲沒時棒喝交加一念常觀自在天堂
地獄無差人說因緣果報我說本分作家祇有逆來
順受從他幻影空花

長水姚士慎敬題

昔先莊簡法門金湯博求龍象爲法津梁旣遇吾師
曰真法王皈依叅請篤老皇皇忠得夤緣巾瓶侍旁
昏衢智燈苦海慈航世間父執出世導師近之則畏
遠之又思創見則詫卽之轉慈揭示道要能覺我迷
我於彈指悟昔之非舍海認漚乃今始知因師知佛
因佛知儒靈明廓徹乃有階梯師曰咄咄階梯非是

脚下承當舉足便至每惟深慈感激涕泗法乳難酬
有死無貳豈期緣深躬承師逝嗟乎哲人不可思議
戒慧之光遇緣益熾遊於福堂作大法施歷諸苦惱
意地寂然旣展王法曰了夙緣合掌跏趺隻履翩翩
六日牢戶露地風塵屹峙如山光溢於觀西原夏座
淫滂成川傾城漂舍激蕩靡堅意此土封雨鬻風穿
南遷啓龕載覲師顏相好莊嚴儼若生前聞古賢聖
去來如意定慧力故結成舍利入火入水色身不壞
不圖愚蒙覩此奇異允若師言驗瞑目地非肉身佛
豈能若是

陸基忠敬贊

紫栢尊者達觀可大師像贊

有大醫王治癡暗病入泥入水拍拍成令喚醒夢
宅接續慧命爲法忘身高提祖印

香光居士董其昌贊

不妄視眼不壞不妄聽耳不壞不妄言舌不壞不
妄動身不壞不弄精魂不捏怪這回方驗真持戒
要與人天插箇標何妨地獄還些債咄債已還有
甚待端端坐待老憨來打破從前舊皮袋一道神
炁火電飛風流錢漢今疎快

聞聞居士陳繼儒贊

達觀大師塔銘

夫大地死生顛暝長夜以情關固閉識鎖難開
有能蹶起一擊而碎之掉臂而獨往者自非雄
猛丈夫具超世之量者未易及也歷觀傳燈諸
老咸其人哉久不復作頃於達觀禪師見之矣
師諱真可字達觀晚號紫栢門人稱尊者重法
故也其先句曲人父沈連季子世居吳江太湖
之攤缺母夢異人授以附葉大鮮桃寤而香滿
室遂有娠師生五歲不語時有異僧過其門摩
頂而謂其父曰此兒出家當爲天人師言訖忽

不見師遂能語先時見巨人跡下於庭自是不復見師髫年性雄猛慷慨激烈貌偉不羣弱不好弄生不喜見婦人浴不許先一日姊誤前就浴師大怒自後至親戚婦女無敢近者長志日益大父母不能拘嘗有詩曰屠狗雄心未易消年十七方仗劍遠遊塞上行至蘇州閶門天大雨不前偶值虎丘僧明覺相顧盼覺壯其貌知少年不羣心異之因以傘蔽之遂同歸寺具晚飧驩甚相得聞僧夜誦八十八佛名師心大快悅侵晨入覺室曰吾兩人有大寶何以污在此

中耶卽解腰纏十餘金授覺令設齋請剃髮遂禮覺爲師是夜卽兀坐達旦每私語三歎曰視之無肉喫之有味時覺欲化鐵萬斤造大鐘師曰吾助之遂往平湖巨室門外跌坐主人見進食師不食主問何所須師曰化鐵萬斤造大鐘有卽受食主人立出鐵萬斤於門外師笑食畢徑載回虎丘歸卽閉戶讀書年半不越閩嘗見僧有飲酒茹葷者師曰出家兒如此可殺也時僧甚憚之年二十從講師受具戒嘗至常熟遇養齋翁識爲奇噐留月餘之嘉興東塔寺見僧

書華嚴經乃跪看良久嘆曰吾輩能此足矣遂之武塘景德寺掩關三年復回吳門一日辭覺曰吾當去行脚諸方歷叅知識究明大事也遂杖策去一日聞僧誦張拙見道偈至斷除妄想重增病趨向真如亦是邪師曰錯也當云方無病不是邪僧云你錯他不錯師大疑之每至處書二語於壁間疑至頭面俱腫一日齋次忽悟頭面立消自是凌躒諸方嘗曰使我在臨濟德山座下一掌便醒安用如何如何過匡山窮相宗奧義一日行二十里足痛師以石砥脚底至

日行二百里乃止師遊五臺至峭壁空巖有老宿孤坐師作禮因問一念未生時如何宿豎一指又問既生後如何宿展兩手師於言下領旨尋跡之失其處師至京師叅徧融大老融問從何來曰江南來又問來此作麼曰習講又問習講作麼曰貫通經旨代佛揚化融曰你須清淨說法師曰只今不染一塵融命褫師直裰施傍僧顧謂師曰脫了一層還一層師笑領之遂留挂搭時知識嘯巖法主暹理諸大老師皆及門去九年復歸虎丘省覺乃之淞江掩關百日之

吳縣適聊城傅君光宅爲縣令其子利根命禮
師子不懌子一日擲二花問師云是一是二師
曰是一子開手曰此花是二師何言一師曰我
言其本汝言其末子遂作禮之天池遇管公東
溟聞其語深器之師因拈薔薇一蒂二花問公
公曰此花同本生也師分爲二復問公公無語
因罰齋一供遂相與莫逆時

上御極之三年大千潤公開堂於少林師結友巢林
戒如輩往叅叩及至見上堂講公案以口耳爲
心印以帕子爲真傳師恥之嘆曰西來意固如

是邪遂不入衆尋卽南還至嘉禾見太宰陸五
臺翁心大相契先是有密藏道開者南昌人棄
青衿出家披剃於南海聞師風往歸之師知爲
法器留爲侍者凡百委悉之郡城有楞嚴寺爲
長水疏經處久廢有力者侵爲園亭師有詩吊
之曰明月一輪簾外冷夜深曾照坐禪人志欲
恢復乃屬太宰爲護法開公力主其間太宰公
弟雲臺公施建禪堂五楹旣成請師命一聯師
曰若不究心坐禪徒增業苦如能護念罵佛猶
益真修謂當以血書之遂引錐刺臂流血盈碗

書之自是接納往來豪者力拒未完局後二十餘年適太守槐亭蔡公竟修復蓋師願力所持也師見象季法道陵遲惟以弘法利生爲家務念大藏卷帙重多致遐方僻陬有終不聞法名字者欲刻方冊易爲流通普使見聞作金剛種子卽有謗者罪當自代遂倡緣時與太宰光祖陸公司成夢禎馮公廷尉同亨曾公罔卿汝稷瞿公等議各驩然願贊佐命弟子密藏開公董其事以萬曆己丑創刻於五臺屬弟子如奇綱維之居四年以冰雪苦寒復移於徑山寂照

庵工旣行開公以病隱去其事仍屬奇恟弟子幻予本公本尋化復請澹居鎧公終其役始司成具區馮公意復化城爲貯板所未克初桐城用先吳公爲儀曹郎叅師入室從容及刻藏事師遽曰君與此法有大因緣師化後吳公出叅浙藩進至方伯竟復化城且蠲俸散刻藏數百卷固吳公信力亦師預識云師先於嘉禾刻藏有成議乃返吳門省前得度師覺公時覺已還俗以醫名師聞之意行度脫時夜覺飯盂忽墮地裂其精誠所感如此乃詐病於小舟中命請

覺眇視覺至見師大驚懼師涕泣曰爾何迷至此耶今且奈何覺曰唯命是聽師卽命剃髮竟載去覺慚服願執弟子禮親近之師初過吳江沈周二氏聚族而歸之時至曲阿賀孫二氏率族而禮至敬之至金沙于王二氏合族歸禮愈益重師於于園書法華經以報二親顏書經處曰墨光亭今在焉師以刻藏因緣議旣成聞妙峰師建鐵塔於蘆芽乃送經安置於塔中且與計藏事未偕復之都門乃訪予於東海時萬曆丙戌秋七月也是時予以五臺因緣有聞於

內因避名於東海那羅延窟適遇

慈聖皇太后爲保

聖躬延國祚印施 大藏十五部

皇上頒降海內名山

勅僧諷誦首及東海予以謝

恩入長安時師正攜開公走海上至膠西值秋水泛漲衆度必不能渡師解衣先涉疾呼衆水已及肩師躍然而前旣渡顧謂弟子曰歾生關頭須直過爲得耳衆心服師時予在長安適師弟子于君玉立來訪言師已東行計其程旦夕乃

入山期也予聞之亟促裝歸日夜兼程亦犯橫
流趕至卽墨時師已出山在脚院詰朝將長發
是夜一見大歡笑明發請還山留旬日心相印
契師卽以予爲知言許生平矣師返都門復潭
柘古刹乃決策西遊峨眉由三晉歷關中跨棧
道至蜀禮普賢大士順流下瞿塘過荆襄登大
和至匡廬尋歸宗故址唯古松一株爲寺僧售
米五斗匠石將伐之適丐者憐而乞米贖之以
存寺蹟師聞而興感其樹根底爲樵者剝斲過
半勢將折師砌石填土呪願復生以上寺重興

兆後樹日長寺竟復其願力固如此時江州孝
廉邢懋學禮師延居長松館執侍最勤師爲說
法語集名長松茹退先是鄒給諫爾瞻丁大叅
勺原素雅重師意留駐錫匡山未果遂行過安
慶時有江陰居士趙我聞謁見不可適阮君自
華歸心於師因爲居士先求得度未許阮君請
遊皖公山馬祖庵師喜其境超絕卽屬阮宜建
梵刹居士懇乞出家遂薙髮於山中謔名曰法
鑑是爲澹居其庵今蒙

勅賜佛光寺師復北遊至石經山乃晉琬公慮三

災壞劫正法浸滅乃石刻藏經安於巖穴師見
而感之時琬公塔院被力者侵師志復之啟石
室佛座下得函貯佛舍利若干出時光燭巖壑
適

慈聖聖母聞師至命近侍陳儒致齋供特賜紫伽黎
師讓之謝曰自慚貧骨難披紫施與高人福更
增因請舍利入內供三日出帑金重藏於石
窟師重二事思得予作記適予聞師西遊回卽
馳至京候於上方兜率院師拉予遊觀石經遂
記之予回寓慈壽師感遇亦出山見訪同居於

西郊園中對談四十晝夜目不交睫信爲生平
至快事時徧融老已入滅因吊之有嗣德不嗣
法之語師在潭柘居常禮佛後方食一日客至
喜甚誤先舉一食乃對知事曰今日有犯戒者
命爾痛責三十棒輕則陪之知事驚不知爲誰
頃師授杖知事自伏地於佛前受責如數兩股
如墨乃云衆生無始習氣如油入麪牢不可破
苟折情不痛未易調伏也師與予計修我

朝傳燈錄予與師約往濬曹溪以開法脉師先至
匡山以待時癸巳秋七月也越三年乙未予初

以供奉

聖母賜大藏經建海印寺成適以別緣觸
聖怒詔逮清下獄鞠無他辭送法司擬罪蒙

恩免死遣戍雷陽毀其寺師時在匡山聞報爲予
許誦法華經百部冀祐不死卽往探曹溪回將
赴都下救予聞予將南放遂待於江滸是年十
一月方會師於下關旅泊庵師執予手嘆曰公
以歿荷負大法古人爲法有程嬰公孫杵臼之
心我何人哉公不生還吾不有生日予慰之再
三瀕行師囑曰吾他日卽先公死後事屬公遂

長別予度嶺之五年庚子

上以三殿工下礦稅令中使者駐湖口以南康太守
吳寶秀不奉令劾

奏被逮其夫人哀憤以縲死師時在匡山聞之曰
時事至此倘闔人殺良二千石及其妻其如世
道何遂策杖越都門吳入獄師至多方調護授
吳公毘舍浮佛半偈囑誦滿十萬當出獄吳持
至八萬蒙

上意解得未減吳公歸每念師輒爲涕下師以予未
歸初服每歎曰法門無人矣若坐視法幢之摧

則紹隆三寶者當於何處用心耶老憨不歸則
我出世一大負礦稅不止則我救世一大負傳
燈未續則我慧命一大負若釋此三負當不復
走王舍城矣癸卯秋予在曹溪飛書屬門人之
計偕者招師入山中報書直云捨此一具貧骨
居無何忽妖書發震動中外時忌者乘白簡劾
師師竟以是罹難先是

聖上以輪王乘願力敬重大法手書金剛般若偶汗
下漬紙疑更當易亟遣近侍曹公質於師師以
偈進曰御汗一滴萬世津梁無窮法藏從此放

光

上覽之大悅由是注意適見章奏意甚憐之在法不
能免因逮及

旨下云著審而已及金吾訊鞫但以三負事對絕
無他辭送司寇先是侍御曹公學程以建言逮
久在獄與師問道有園中語錄時執政欲歿師
師聞之曰世法如此久住何爲乃索浴罷囑侍
者小道人性田曰吾去矣幸謝江南諸護法道
人哭師叱之曰爾侍予二十年仍作這般去就
耶乃說偈語在錄中言訖端坐安然而逝曹公

聞之急趨至撫之曰師去得好師復開目微笑而別時癸卯十二月十七日也師生於癸卯六月十二日世壽六十有一法臘四十有奇噫師生平行履疑信相半卽此末後快便一着上下聞之無不歎服於戲師於死生顛四大如脫敝屣何法所致哉師常以毘舍浮佛偈示人予問曰師亦持否師曰吾持二十餘年已熟句半若熟兩句吾於死生無慮矣豈其驗耶師化後待命六日顏色不改及出徒身浮塋於慈慧寺外次春夏霖雨及秋陸長公西源欲致師肉身南還

啓之安然不動適予弟子大義卽奉師龕至經潞河馬侍御經綸以感師與李卓吾事心最慟因啓龕拂面痛哭之至京口金沙曲阿諸弟子乃奉歸徑山供寂照庵以刻藏因緣且推沈中丞重建大殿乃師遺命以師臨終有偈云惟來雙徑爲雙樹貝葉如雲日自屯以是故耳時甲辰秋九月也越十一年乙卯弟子先塋師全身於雙徑山後適朱司成文寧公禮師塔知有水亟囑弟子法鑑啟之果如言復移龕至開山乃與俗弟子繆希雍謀得五峰內大慧塔後開山

第二代之左曰文殊臺十於丙辰十一月十九日茶毘廿三日歸靈骨塔於此予始在行間聞師計卽欲親往吊因循一紀未遂本懷頃從南嶽數千里來無意與期會而預定祭日蓋精神感孚亦奇矣師後事予幸目擊得以少盡心焉於戲師生平行履豈易及哉始自出家卽脇不至席四十餘年性剛猛精進律身至嚴近者不寒而慄常露坐不避風霜幼奉母訓不坐闕則盡命立不近閻乘金剛心獨以荷負大法爲懷每見古刹荒廢必志恢復始從楞嚴終至歸宗

雲居等重興梵刹一十五所除刻大藏凡古名尊宿語錄若寂音尊者所著諸經論文集皆世所不聞者盡搜出刻行於世晚得蘇長公易解大喜之室中每示弟子必令自參以發其悟直至疑根盡拔而後已然義重君親忠孝之大節入佛殿見

萬歲牌必致敬閱曆書必加額而後覽師於陽羨偶讀長沙志見忠臣李賁以城垂陷不欲歿於賊授部將一劔令斬其全家部將慟哭奉命旣推刃因復自殺師至此淚直迸灑弟子有傍侍

者不哭師呵曰當推墮汝於崖下其忠義感激
類如此師氣雄體豐而面嚴冷其心最慈接人
不以常情爲法求人如蒼鷹攫兔一見卽欲生
擒故凡入室不契者心愈慈而恨愈深一棒之
下只欲頓斷命根故親近者希淒然暖然師實
有焉師性耽山水生平雲行鳥飛一衲無餘無
住足地居常悲禪宗凋敝欲求

國初以來諸尊宿機緣續爲傳燈未遂本願賫志
而往於戲師豈常人哉卽其見地直捷穩密當
上追古人其悲願利生弘護三寶是名應身大

士予嘗有書答故人問師何如人予曰正法可
無臨濟德山末法不可無此老也師每慨五家
綱宗不振常提此示人予嘗嘆曰綱宗之不振
其如慧命何原其曹洞則專主少林瀉仰圓相
久隱雲門自韓大伯後則難見其人法眼大盛
於永明後則流入高麗獨臨濟一派流布寰區
至宋大慧中興其道及自

國初楚石無念諸大老後傳至弘正末有濟關主
其門人先師雲谷和尚而典則尚存頃五十年
來獅絃絕響近則蒲團未穩正眼未明則妄自

尊稱臨濟幾十幾代於戲邪魔亂法可不悲乎
予以師之見地足可遠追臨濟上接大慧之風
以前無師派未敢妄推若據堯舜之道傳至孔
子孟軻軻死不得其傳至宋二程直續其脉以
此證之則師之不忝爲轉輪真子矣姑錄大畧
以俟後之明眼宗匠續傳燈者采焉以師未出
世故無上堂普說示衆諸語但就叅請機緣開
示門人緝之有集若干卷梓行於世入室緇白
弟子甚多而宰官居士尤衆師生平行履不能
具載別有傳乃爲之銘銘曰

佛未出世祖未西來擊塗毒鼓誰其人哉鷲嶺
拈花少室面壁只道快便翻成狼籍黃梅夜半
老盧竊逃誰料嶺南有此獠獠南嶽青原擦膿
涕漢多少癡人被她詎賺五家手快如撫舜琴
南熏倏至辨者知音兒孫惡辣觸者先亡但放
一線其家永昌門戶孤單命存一絲有救之者
定是嫡兒如漢張良爲韓報仇縱然國破宗祧
可求是生吾師如石迸笋出則凌霄孰知其本
爲法力戰通身汗血大似李陵空卷不怯身雖
陷虜其心不亡千秋之下畢竟歸王師金剛心

盡化爲骨逼塞虛空豈在山麓師不知我誰當
知師一死一生春在花枝

時

大明萬曆四十四年嘉月朔旦

前海印住山沙門辱教德清稽首誤

祭文

維

萬曆四十四年歲次丙辰十一月庚子朔越十
有九日丙戌前海印沙門辱教德清謹陳香積
之供致祭於

紫栢尊者達觀大師之靈曰嗚呼惟師之生也不
生乘願力而來師之死也不死順解脫而去去
來不落常情生死豈同世諦以師之住世也秉
金剛心踞堅固地三十餘年家常茶飯脊骨純
鋼千七百則陳爛葛藤鼻孔殘涕推倒彌勒釋

迦不讓德山臨濟爲人極盡慈悲臨機絕無忌
諱誓護法若惜眼睛求大事如喪考妣不與世
情和合便是真實行履晏坐水月光中獨步空
華影裏初訪予於東海也頓脫形骸旣再晤於
西山也搜窮骨髓當予禍之未形也備告之以
隱微及予難之旣發也將爲我以雪洗且酬夙
約於曹溪將扣闍於

帝里冒炎蒸於道路兮望影響而進止乃設法以多
方冀出予於九死嗚呼師之爲法門也實抱程
嬰杵曰之心師之爲知己也殆非管鮑陳雷之

比予荷

皇仁之薄罰兮在師心之猶未已予被放於嶺表兮
師佇候於江沚一見歡若更生兮如九原之復
起予與師作永訣兮甘爲炎方之厲鬼師囑予
以寧志兮冀幽扁之再啟予揮涕以臨長路兮
師執手含悲而不語維時關山一別兮日月若
矢心知師之不我忘兮每叮嚀其無以師以願
力所持兮誓不負其本始乃斂太阿之光焰兮
不顧放身於塵滓冀和璧之必信兮不惜隋珠
之輕抵將扣

君門兮九重倏遇颶風兮四起陸海波騰龍蛇披靡
玉石俱焚法幢傾圮師登八道之康衢兮忽遇
長蛇與封豕

皇天實鑒其衷腸兮唯見逞於庸鄙幸此心之一白
兮聊以發其蘊底師實曠然何憂何喜逆順隨
宐死生遊戲何夙負之相尋兮信前緣之固爾
師悲五濁之不堪直一行之可恃乃盥漱以跌
坐兮遂寂然而長往矣嗚呼痛哉師旣不以禍
患攬寧又何以去來爲事故撒手便行全無擬
議惟師以金剛爲心故留不壞之體有予弟子

奉師以南旋兮就雙徑以歸止予聞計以摧心
兮望長空而殞涕欲親禮於龕室兮奈業繫之
羈縻擬生還以慰師靈兮忽星霜之踰紀匪此
心之暫安兮第因緣之不我與頃幸遂其本懷
兮始得陳辭而致誄嗚呼痛哉師何死兮我何
生我不來兮師不寧形骸異兮共此心幽冥隔
兮終合并誓同歸兮踐深盟寂光朗兮師安住
我頂禮兮展哀慕陳香積兮灑甘露師臨機兮
願來赴光明兮照曜翹勤兮延佇哀哉

尚饗

舉火

性火真空性空真火狹路相逢定沒處躲恭唯
紫栢尊者達觀大和尚偶來人世誤落塵寰赤力
力脫盡娘生布衫光爍爍露出本來面目荷擔
正法純鋼煉就肩頭徹底爲人生鐵鑄成肝膽
死生路上直往直來今事門頭半開半掩六十
餘年松風水月襟懷千七百則兔角龜毛拄杖
饒他末後風流未免藏頭露尾撇下賊私誰料
落在憨山道人手中今日特爲人天衆前當陽
拈出大衆還見麼以火把畫柱杖挑開雙徑雲

通身涌出光明藏珍重諸人着眼看這回始信
無遮障

紫栢大師全身舍利塔頌有序

一切宗教不離七佛偈以爲根本最初毘舍浮佛偈
云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只這半偈已
將三藏十二部五千四十八卷千七百則葛藤滿口
道出更無覆藏悟之者號祖師禪證之者卽如來果
紫栢大師持此半偈普印衆生若干種心四十年脇
不至席手不停揮爲初學人談法相義爲久習輩開
般若門爲利智根指涅槃心顯法界藏有時雷轟電
掣截斷衆流有時帶水拖泥四輪著地隨機赴感未
曾一鍼鋒許出得半偈道場謂法友憨山師道吾持

此偈已得句半現前更得半句了了常知自許一生
叅學事畢後十餘年師以佛知見力慈善根力向刀
山劔嶺任運遊戲自在神通戒定餘熏生身不壞可
謂空假泯合心境一如用四大分解之塵根演半偈
重玄之妙旨毘浮舌相徧覆三千持與持者同時寂
滅誰謂師非七佛所遣化人廣淪覩面緣慳聞名種
熟清淨明誨私淑有年甲寅秋仲卒業遺教增上聞
思雖漩洑驚濤日不得暇而王印在手斗柄當天行
布圓融莫不消歸半偈獨恨未能將此半偈枯禪消
歸自己長爲窮子辜負婆心聊作頌辭克窅堵波最
煩半偈阿師眉毛墮地矣頌曰

四大是假亦是真

心境不二亦不一

兼二爲一一亦亡

卽假悟真真乃徧

髮毛爪齒及涕唾

暖氣動轉諸浮根

我說卽是金剛王

幻化空身皆實相

地水火風和合聚

明闇色空相待搖

識心吸攬鏡上痕

若虧其一必無兩

十方三際本虛玄

無相無名無有邊

一切時處入一塵

半偈重重羅帝網

紫栢得此三昧門

從大涅槃示生死

來以口光說半偈

風林牆壁皆雷音

甕瀉雲興文字禪

一一衆生毛孔吼

去以身光說半偈

常與無常俱戲論

了知假合卽堅固

皮囊劫火恒宴然

於去來中逆順行

夢入他心令覺夢

悲智交叅禪教律

發揮半偈無有餘

巍巍雙徑窅堵波

師坐其中熾然說

佛偈卽師師卽偈

徧在衆生心想中

我從遺編獲髻珠

不歷百城持供養

傳師半偈卽傳衣

一切如來同鼻孔

萬曆丙辰季秋七日皖舒私淑小子廣瀹優婆塞吳

應賓和南謹述

紫栢老人園中語錄序

園中語錄錄紫栢道人居園語也錄語者浙西吳生
彥先也彥先儒者何慕爲此耶吾儒宗孔孟輒云闢
佛老非惡其道之盡非也惡溺於非者相率而至於
滅倫畔道也苟可以禪性靈廓聞識補吾聖教所不
及者卽伶人嫠婦之辭昆蟲草木之變無往而非道
稗官博士往往不棄至采之聲歌以備覽觀矧吾儒
與二氏分馳鼎立於當代哉昔韓昌黎稱一世大儒
力排異說原道一篇凜凜乎與日月爭烈及居潮時
貽大顛書累幅至留題留衣又何兩截也彼其所以

非之者非其流於邪者也所以是之者是其近於正者也故曰通於儒者始可與談佛老矣紫栢道人字達觀早失恃怙廿歲出家不識文字立禪三年苦行持戒一旦頓悟藏典羣書了然領會雲遊遍天下脇不至席者三十年像若彌勒心若寒潭聲若洪鐘口若懸河靜慧玄朗名傾海內薦紳貴倨每折節下之道人內大慈悲外嚴戒律世擬爲臨濟尊宿復出云於人無貴賤大小持平等心待之故賤者小者喜其容貴者大者目爲傲得其門而入者靡不皈依不得其門而入者間爲排詆道人故以此得名亦以此賈

禍道人自謂有義命存焉吾不知有名實也吾不知有禍福也此可以槩其生平矣歲庚子玉芝子與南康子同繫福堂閒談名理南康子喜誦佛經予獨不喜誦佛經每嘲云卽心是佛耶卽口是佛耶南康子未與道人面而心嚴事道人筆札相往來嘗出其觀音贊示予兩人相賡和道人有當於心也因了戒子寄予茶貽予半偈予酬和之又爲予作石佛渡海記語語皆明心見性又贈茶扇香花四偈各有唱和恨不一見以償夙心無何訛言構大獄興蔓延善類中外震悚道人亦以呈誤下於理兩人幸相見之晚也

道人拷訊時神色自如持議甚正以衰老殘軀備嘗
笞楚抵死不屈有烈士風時嚴寒道人且凍餒予施
一盂飯一蒲團一衲衣道人晝夜跏趺不寐環匝纍
繫者扣之隨人啟廸無非接引向善不勦空談幻語
惑人宜當代賢豪樂與之遊甚廣也癸卯十二月初
五日入獄十七日無疾坐化壽止六十一先是道人
授彥先偈若預知其將化者又與予論朝聞道章甚
有解脫處化之日說偈若干首至五鼓語人以圓寂
人莫解天明戶啟呼姜湯淨口作念佛聲出門就地
坐衆驚扶坐榻上閉目不語衆走報道人逝矣予往
視之大呼道人去得好記看麼道人復張目視予自
啟手扶兩足跏坐而逝昇出閒地經六晝夜旋風曝
日陰翳嚴霜飛沙落垢摧折備至儼然端坐神采煥
發現光明狀予與園中人靡不目擊嘆異焚香頂禮
佛聲浩浩及埋塵土穴中七越月啟骸南遷幻身如
生不毀世未曾有此平湖陸西源親歷其事者吁異
哉豈其巨靈呵護抑道人自護有神歟江南士人某
等嘉其神異治龕藏魄歸塋初修山寺中道人逮繫
彥先始終周旋曲至復手錄園中問答語偈以授舊
遊者自謂於道人有夙緣乞予一言叙之予惟佛氏

不立文字此錄不足爲道人有無生死一大事乃前
知其故至滅不亂性留不壞身蹤跡昭然靈異如此
此非修持於一世者可得而驟至也又豈末世緇流
所能彷彿其萬一也哉

玉芝子湘源曹學程撰



紫栢老人園中語錄

示潭柘寺僧衆

水緣濕燥山以高崩此有因所致爲福致殃爲惡致
祥此何因耶因自多生凡夫不覺耳老朽出山山門
無恙欲不待請主先往焉彼必以餘事累汝等姑待
之汝輩遇境慎勿驚以因不屬汝輩故也雪寒葍屋
亦不惡鑊湯爐炭苦痛呻吟總是意樂三昧不信請
於老朽瞑目地驗之

被逮答檀越

達朽旣被逮已有世智辨聰輩憤然謂余曰和尚厭

離塵界宜倏然無累何載遭白簡猶戀戀京師致今日之苦耶曰檀越以何物爲塵界何物爲苦乎深山大澤虎豹龍蛇居焉蛇虎未嘗不苦人也然探淵者則得珠鑿山者則獲璧是見珠璧之爲利未嘗知有龍蛇虎豹也吾諸大乘沙門以利濟爲事方冒難以救援安知塵勞之可出無上大寶失之於窮子方矢浩劫以追求烏知分段之可惜特患衣珠之喻未喻耳不患衣之頻易也朽乘此解脫其軀殼豈但解脫鶻臭弊衣乎內衣之珠不假外得夫何苦哉檀越言苦異乎朽之爲苦矣

與曹直指夜談

曹直指舉蘇長公羅漢贊曰右手持杖左手拊右爲手持杖爲杖持手晏坐石上安用杖爲無用之用世人莫知尊者曰入道之機機則透徹透則手杖皆離故曰離微入道之真機直指曰東坡東坡手杖如何有時用也有時捨作甚麼尊者曰撐天拄地先以欲鈎牽後令入佛智此維摩詰所說也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此老氏所說也皮球子以二氏之說觀其所以然不過至人照圓衆人照偏偏則泥圓則通既謂之通矣則事無大小理無淺深聲入而心

通矣奚疑之有哉雖然理通始於檢名故名不檢則實不得實不得則義不精義不精則理不易窮理不窮則性命之學安從而入歟故有志於性命之學者倘不知自重而飲食男女之欲亂其真卽世間功名事業尚了不來况大於此者乎

萬曆庚子師寄園中南康子吳中石佛贊云獄空名福堂檢名實自詳因苦生覺照覺則物我忘今所說似重拈此義也弟子李麟記

示吳彥先

觀夫名利之來非無所本也若以四大觀身前境觀心則身與心何殊焦穀芽石女兒哉以衆人不知此觀不醉乎名則醉乎利矣殊不知緣名利而逆觀乎身心緣身心而逆觀乎身心之前者名耶利耶身耶心耶吾不得而知也

示郢中仇文學

咄咄胡爲睡螺螄蚌蛤類一睡一千年不聞佛名字此偈釋迦老子爲弟子阿邠律陀正聞經時貪睡交眼警其昏惰而說也嗚呼五欲之重莫重於睡故睡重者雖西施喙其唇春雷奮乎地不知聲色爲何物夫聲之與色此衆人之常習也及乎睡而聲色當其前有眼不見有耳不聞由是觀之則睡酒之醉人較

其餘醉其花大矣故曰昏魔不斬散魔不召而集蓋昏之與散必根乎念念必根乎感知念根感念本無我我既無我則受感者誰知屬觀無受屬止觀足以鑄昏止足以汰散昏鑄則明散汰則靜明與靜固有之性德也以性變而爲情昏散生焉若然者明非固有昏則無源靜非固有散亦無地衆人不知以昏散明靜爲兩物所以情之復性卒不易也

警大衆

皮毬子曰時不可忽一忽時則昧心心昧則何事不昧哉由忽生怠怠習一長則氣爲主心爲奴矣故臥

薪嘗膽非虛設也謂勾踐能之我不能此不知自重耳若知自重則天地萬物皆末也我本也雖然性既變情則自無待而爲有待有待則物我亢然順習則喜逆習則瞋此情爲政而性隱矣性則智周萬物而不勞形充八極而無累故能會萬物爲一已一已則已外無物物外無已以物外無已故我用卽物用也以已外無物故物用卽已用也知周不勞形充無累復何疑耶經又曰若能轉物卽同如來由是論之我能轉物謂之如來則我被物轉謂之如去如去卽衆人也如來卽聖人也聖則無我而靈凡則有我而昧

紫林老人集 三四
昧則忽時忽時之人憂不深慮不遠不知自重耳人
爲萬物之靈而不知自重皮球又何言哉師別號
皮球

十一月二十九日被逮別潭柘寺偈

寒潭古柘映青蓮野老經行三十年留偈別來衝雪
去欲乘爽氣破重玄

出潭柘示僧衆偈

達觀老漢出山去堂內禪和但放心頭上有天開正
眼當機禍福總前因

臘月初五日從錦衣衛過刑部偈

大賈闖入福堂來多少魚龍換骨胎恐怖海中重睡

穩翻身驀地一聲雷

聞柝

匿王問法忽齊年自謂觀河見不遷我有眼根聽夜
柝却沈豐蔀更冷然

柝聲未斷鈴聲續誰是聲兮誰是聞却憶法堂鐘鼓
候古來魂夢更紛紜

同曹侍御諸文學集吳彥先夜談

白法剖微塵翠濤生嚙唾何妨真與俗兩采夜深賭
一見原來是故人同心何必在同身者條擔子誰輕
重兩道眉毛綽有神

傾蓋白頭匪兩人，祇緣岐念總同身。
兩間擔子誰堪任，箇有生來一點神。

曹和

示吳彥先

江南知識隔風塵，獨影那從暗地親。
長嘯一聲空界裂，誰知針芥在羈人。

羈人敢必全無罪，要識生機卽死機。
覷破死生原一貫，羽還走也足還飛。

相逢不必問前因，藻鏡離塵萬象新。
花菓故園應自好，溪聲山色總宜人。

日高三丈尚憨眠，絕勝雲林鼻觀禪。
却被頭陀閒擾醒，夢魂無地更留連。

寄示法密

閻羅可是執金吾，火鑊冰山事有無。
試問密郎何所解，區區六尺等交蘆。

色空偈示楊中涓

閒居徒自伴花眠，誰謂花神解說禪。
空色兩關留不住，春風幽鳥領三玄。

添數珠偈

一線穿珠百八，偶然一珠墮落何須物。
外追尋卽把覺迷添着。

紫柏老人集 卷之八
臘月十一日司審被杖偈

三十竹篋償宿債罪名輕重又何如痛爲法界誰能
薦一笑相酬有太虛

坐來嘗苦虱侵膚支解當年事有無可道竹篋能致
痛試將殘脍送跣趺

十四日聞擬罪偈

夙業今緣信有機南中蓮社北園扉別峰倘有人相
問師子當年正解衣

憶介公

誰能念爾衝寒去傀儡提撕豈有神長別莫談身後

願好從當下剖微塵

憶卓老

去年曾哭焚書者今日談經一字空死去不須論好
惡寂光三昧許相同

十五日法司定罪說偈

一笑由來別有因那知大塊不容塵從茲收拾娘生
足鐵椽花開不待春

十六日臨化說偈

事來方見英雄骨達老吳生豈夙緣我自西歸君自
北多生晤語更冷然

南北經行三十年鈍機仍落箭鋒前此行莫謂無消
息雪夜先開火內蓮

盡稱達老鼓風波今日風波事若何試向明年看老
達風波滿地自哆和

潭柘雙青謾說龍相依狴犴更從容主人歸去香雲
冷好臥千峰與萬峰

幻骨吾知無佛性從來稱石總虛浮夜深寒照吳門
月翻笑生公暗點頭

幽關寂寂鎖難開那道沙門破雪來饑鼠何妨露法
喜凍膿早許委黃埃

夙願平生未易論大千經卷屬重昏恠來雙徑爲雙
樹貝葉如雲日自屯

啓龕須記合龕時痛癢存亡爾卽伊不必燕雲重眷
戀此身許石肯支離

山鬼不必賽水神胡可解枯木冷重雲獨見田侍者
人生那忽死死者生之府法門何所聞付諸塗毒鼓
識所
知

手字致江南諸法屬等各各自宜堅持信心老朽休
矣不得載見特此爲別付與小道人持執示覽護持
三寶楞嚴徑山刻藏事可行則行不可則止癸卯年

十二月十六日

此本特錄其書法也其法與小僧人
平字延正南精以爲善各各自宜
計心去時於

不佞少事鉛槧從諸名賢遊卽聞

紫栢尊者德風籍籍以爲肉身大士竟媿火馳方
內無從快覩劫外青蓮也壬寅歲彥胤白簡逮繫
比部獄明年癸卯冬

聖天子以奸書震怒大索國中而尊者以弘法來忌
亦掛彈章比聞難一衆股栗而師從容笑語如平
時乃以佛法開譬僧衆夷然出山赴詔獄無何入
西曹彥幸獲皈依焉初聞師嚴冷不易親及見則
深慈等悲沁人心髓彥因炷香求心要師爲拈毘
舍浮佛半偈云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

有令久久持誦且爲決了其旨曰是身無從合由
四大是心無從起因前境試推四大及境更何所
從乎凡夫不知性變爲情之旨隨情起執生死浩
然聖人以理折情性斯復矣性復情空何生死之
有哉彥惟時如後夜聞雷顧念古人求法至於立
雪斷臂而彥罪累凡愚沈迷牢戶乃忽聞萬劫出
苦之因法乳恩深卽捐頂踵不足明報也師旣居
園久之彥時時從間同曹直指沈令尹郢中諸文
學闡抉儒釋性命之淵奧如河決川委隨宜說偈
衝口而成及被訊以衰殘歷諸刑苦凡侍者皆心

欲落而師雲閒水止了無一事甫入園輒又渠渠
以佛法勸發一衆蓋其定慧精嚴壁立萬仞如此
臘月望合爪說偈徐語彥曰道人將去彥愕然曰
師不念法道不念衆生耶殷勤啟請而師顧笑曰
去得快來得快旋即爲吾浙何君說轉生歌而彥
以倉卒未之錄也越二日旣曙園扉啟師遽出戶
仰視日辰刻矣因呼姜湯淨口遂地坐連稱毘盧
遮那佛數聲衆驚扶坐榻上遂瞑直指君聞之倉
茫及榻前大呼去得好記着麼師乃更微睇直指
君啟手斂足鞞然而逝卽十七日辰刻也隨昇坐

露地霜風塵沙種種摧蝕經六晝夜而神采溢發如未度世旣出獄以師遺言母斂僅周以藁裡而土掩於西郊會甲辰京師大水城闕皆崩四郊如海諸弟子念師在巨浸中命田侍者鳴諸當事得歸龕陸比部西源於孟秋十三日躬往視事七尺之士未乾疑師且水化及破封而端坐如生不動不變一衆號呼嘆未曾有嗟乎此豈非光明碩大超格越量不可思議之肉身大士乎彥遇師晚卽於宗乘教理未有證入終日戴天履地而其高厚非所能知然其恬禍患如遊戲等生死於往來其

滅度也則併幻身而不壞其一息之存也則困頓刑楚了不入意而勤勤懇懇逢人勸誘必欲出之苦海有如拯溺救焚目不及瞬而手不及援者如是而曰非大修行人非真聖賢則凡古之聖賢皆不足信也師入園中隨地隨時隨人橫口法施若決藏海滔滔滾滾香象鼯鼠無不滿腹隨人手錄各各攜去而彥所見聞者則盡此帙中先以致江南法屬授諸梓而後徐致其餘所恨獨少轉生歌耳嗚呼微言未絕靈光妙音豈違咫尺哉

萬曆甲辰中秋朔竺靈居士吳中彥彥先甫和南

記

